

# 白洋淀渡口旧事

高峰



图为白洋淀“国控断面监测点”。

一  
大寿临水，古有津渡，它们密布于淮、淝、淝及其支流。除此之外，众多人工河渠，也设有新渡。我流连渡口，是因为经常在乡村行走，常涉水临渡。我关注渡口，更是一个个渡口正在消失。

东淝河古称肥水，发源于江淮分水岭，从南到北，贯穿县境，号称百里。它像一棵粗长的巨树，河道是躯干，中间的瓦埠湖是它阔大的树荫，而那些点缀在两旁的众多渡口，则是枝杈上的一个个鸟巢，船上的人，小鸟一样，时聚时散，展翅飞走。

从现在的安丰镇十字街口向东，十五里逶迤的村村通水泥路，看到“西河”的路牌，白洋淀渡口到了。光绪《寿州志》：“白洋店，州南一百里”。白洋淀古称白洋店，是东淝河一个古老的渡口。瓦埠湖畔，渡口密布，旧时只有土路古道，行走缓慢阻滞。水运载客，大概相当于今天的高速公路。东淝河（瓦埠湖）自南而北，将县境分割为瓦东瓦西。从东津渡算起，依次有陆河、回嘴、王嘴、官渡、陶店、白洋店等渡口，两岸走亲访友、进城赶集、上学买卖……一般来说，约定俗成，人们把南从白洋店、北到钱家滩这一段称为瓦埠湖。白洋淀渡口原设东淝河上，应该在瓦埠湖形成就有了。如果从南边算起，白洋淀渡口是瓦埠湖的首渡。

二

春天的时候，我们于麦绿花黄中来到白洋淀渡口，站在湖岸，了无人迹，突然有一种失落感。引江济淮工程将原先开阔水面收束成一条波平浪静的河道，对岸高耸的堤坝，崭新的护坡，水中树立的航标，渡口已经停运了，没有人，也没有船，只有一河清水，一片蓝天。退回到高岗上老白洋淀粮站的墙根下，举目眺望，对岸村舍田野，绿树如烟。而近前西岸，水边苇荻丛生，青黄相接，几声鸟鸣更显空旷寂静，令人心潮难平。脚下是过去渡轮靠岸的跳板，水泥斜坡一直伸进河水，缝隙里的高草，因为春风雨露，又因为没有脚步践踏和车轮碾压，努力上窜，生长茂密。渡口昔日喧闹，已经一去不返。

白洋淀粮站仅剩一栋仓库了，砖墙上用水泥抹了一块黑板，上面依稀还有当年用油漆书写着县政府关于渡口安全的“温馨警示”。仓库门前，尼龙网围成一圈院落，里面是小菜园和饲养的鹅鸭。

89岁的老梁是这里的主人，他和老伴住在这里。1958年白洋淀粮站建成，因有东淝河水路转运之便，是石集粮站重要的一个收购点，因为离石家集有近十五里路，许多人都不愿意来，老梁淳朴厚道，主动请缨，一干就是六十多年。他开玩笑说，这个粮站，他干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撤销解散。

白洋淀粮站梁站长，我这一声呼喊，老梁乐开了花。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他都是滔滔不绝，爱怜深切。白洋淀粮站因为得水运之利而名噪一时，收购附近“三区四社”的“公粮”，“三区”即瓦埠区、炎刘区、安丰区。“四社”为双庙公社、安丰公社、谷贝公社、船淤公社，后来连开荒公社都到这里卖粮。那个时候，送粮运粮，车拉挑扛。河东那边，摆渡轮船，停靠岸边，挤挤挨挨，排了半个河道。那是“皇粮国税”的年代，站长责任重大。他指挥验质、过磅、记账、入库……白洋淀边，人声喧闹，调来外县运粮的大铁船停靠岸边，船上人家，烧锅煮饭，操着俚腔，当年的粮食是直接调往天津、上海等大码头，一条大轮后面要挂上十几条船。

白洋淀古渡起于何时，不可考证。老梁说，解放前，渡口归私人，附近梁姓和王姓两大户合伙经营，用的是木头船，一个人两毛钱，如果带有粮食和牲口之类就多给一点，有困难或者仅仅过去办点事，回来就不收钱了。还有，河那边有属于西河的土地，所谓的“飞地”，到那边干活不收钱。

解放后渡口收归政府，交给当时的官庙公社管理，由西河大队派人，轮流值班，出工摆渡，比照劳力，记有工分。期间，白洋淀渡口曾经归入县航管所管理。“三十年河东转河西”，老梁叹道，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白洋淀渡口又转为私人承包了。

三

记忆深处是偏僻的瓦东，湖水滋养，又因为湖水阻隔和庇护，启蒙者与求索者，与腐朽者和反动派展开你死我活的肉搏，向着曙光映照的方向前进。

1905年夏天，在寿州的淮淝之畔，出现几个身穿西服，气宇轩昂的年轻人，他们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和寿州人柏文蔚等，为秘密积聚革命力量，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他们结伴“皖北之行”，遍访“淮上健儿”。

# 治淮文化散记

祁家录

淮历史，谱写治淮文化新篇章。

地处淮河中游的风台县，长期经受水灾之苦，在党和政府的号召下，全县闻风而动，4万多民工上阵，疏浚西淝河口，修筑淮河堤防，工地上劳动号子连成一片。1951年5月初，中央治淮视察团带着毛主席的题字，来到工地慰问民工，并在河岸上放映电影，民工受到鼓舞，并在河上更加高涨。在治淮工地上，纷纷开展诉苦活动，通过讲述过去的水灾之苦，人们更加感激党和政府的关怀。民工自发地为抗美援朝捐献土方和现金，多挖一方土，多省下一分钱，表示对国家的热爱。同时组织开展红旗竞赛和挑应战活动，大家比进度，比贡献，争第一，夺红旗，出现了你追我赶的动人场面。在全县首次治淮劳模庆祝大会上，为特等劳模披红戴花并奖给一头耕牛。

表彰治淮劳动模范，树立民工身边的榜样，在工地上产生了很大反响。在筑堤工地上，民工自编自导自演，很快喊出了“同志们啊——哎哟！加油干呀——哎哟！争模范呀——哎哟！多光荣呀——哎哟！戴上红花——哎哟！齐夸赞呀——哎哟！”充满激情的劳动号子，是心声，是号角，声声催人奋进，治

淮工地出现了火热气氛。

治淮人民自古以来善歌善舞，治淮工地的情景更加激发了人们讴歌党和政府，讴歌治淮和追求美好生活的热情。民间艺人参加治淮劳动，在工地上自编自演传统歌舞，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广泛流传的花鼓灯。出生在泥河岸边的花鼓灯艺人王考干，进京表演曾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他擅长即兴编唱花鼓歌，在治淮工地上唱道：“毛主席号召修淮堤，老百姓心里都喜欢，俺决心要把淮河来修好，你可记得五零年大水欺……”

在风台县地方史料中，记载了一首有关治淮的花鼓歌，内容更加详实，以朴实的语言，表达出治淮人民的情感。现摘录如下：  
五四年，水势急洪水漫了淮河堤，里青苗都淹尽灾区人少吃无喝断绝的政府里发救济又给面又给米小庵棚都建好的又贫苦，又送炭下雪天，发棉衣虽然我们被水淹生活一点都没问题不把淮河来修好怎么对得起党和领袖毛主席。

1971年冬季，开挖茨淮新河，又是一次声势浩大的治淮高潮，数万民工集中连片摆开战，工地上人流滚滚热气腾腾。这次施工的特点是军事化组织民工，公社设民兵营，大队设民兵连，以

连为单位下达土方任务，民兵营不仅负责验收工程进度，还提供后勤服务。工地上运土不再用大筐，使用架车、胶轮小车，减轻体力劳动，提高运土工效。民兵连负责一线动员，做好劳力组合，工具配置，并组织劳动竞赛。

从施工开始，工程指挥部就重视文化宣传，确定专人编印战报。当时我担任宣传民兵团文书，驻地在怀远县上桥附近，每天都要到各民兵连收集典型材料，编写稿件，用油印机印出战报，在民工休息时，到工地上散发。同时，还要向县指挥部战报提供稿件。层层办战报，及时提供工程信息，宣传先进典型，在工地上发挥了很好的鼓动作用。工程结束后，开展了评先进树标兵活动，很多民工拿到了奖状，感到非常自豪。

翻阅治淮历史，可以看到，整个过程都贯穿着文化，从工程的名称、设计、施工，到工程结束的碑记、雕塑、名人题字，再到一些有关治淮的专用术语，都含有一定的文化因素。很值得发掘。进入新时代，机械化施工改变了“人海战术”，但传统的治淮文化，仍有可贵的社会价值。尤其，那种不怕艰苦，忘我奋斗，为人民的公共利益争作贡献的精神，很值得现代人传承发扬。

# 两座坟：侵略与反侵略斗争的历史铁证

楚仁君

“打响文化资源牌”之“淮南历史文化撷英”（第七季）大型征文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在寿县堰口镇和炎刘镇，分布和遗留着两座不同寻常的坟墓，一座叫“鬼子坟”，一座叫“广西坟”。“鬼子坟”里埋葬的是一名侵华日军的尸骨，“广西坟”里安葬的则是广西300名抗日将士的遗体。这两座坟有着非同寻常的经历和故事，犹如一部历史教科书，记载着80多年前那场侵略与反侵略、正义与非正义斗争的历史史实，向人们讲述着寿县人民和抗日将士不甘屈辱、奋力抗战的英雄业绩，警示着当代人和后世子孙铭记历史，奋楫笃行。

鬼子坟

“鬼子坟”位于堰口镇青莲、马厂等三村的交界处。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日本侵略军迅速占领我国大片土地。为控制江淮腹地，掠夺资源，如狼似虎的侵华日军于1940年4月12日第三次攻入寿县城，自此，古城人民遭受长达5年零4个月的蹂躏和摧残。

1941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寿县东部、东南部大片土地。为巩固淮南矿区与合肥一带占领区，控制东淝河、瓦埠湖以东全部地区，企图扩大侵占寿县南部地区。日本侵略军所到之处寸草不留，生灵涂炭，所犯罪行，罄竹难书。

这年初秋时节，有3个日本兵骑着东洋马，背着三八大盖，耀武扬威地来到堰口镇江黄城。当时的江黄城颇为繁华，鬼子经常到此扫荡抢劫财物。看到日本鬼子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当地百姓早已恨之入骨，恨不得将鬼子一个个剥皮抽筋、碾成齑粉。3个鬼子一到江黄城，就被当地的土匪盯上了，伺机把他们干掉。其中有一个外号叫俞小盘子的土匪，身材矮小，胆大心细，敢打敢冲，他特别想得到鬼子骑的东洋马，也想得到鬼子手里的三八大盖。所以，鬼子每次来江黄城扫荡，他就带着一帮弟兄在暗地里盯梢。

那天，3名日本兵在江黄城吃醉酒走散了。其中一名落单的鬼子趴在东洋马上，迷迷糊糊地任由东洋马前行。这马一边吃着草，一边沿着乡间小路行走，不知觉来到一处高岗地。此地是乱坟岗，人迹罕至，高岗上长满了高粱，十分隐蔽。

东洋马正在乱坟岗上吃着草，这时，马背上的鬼子“骨碌”一声摔下来。他醉眼朦胧地爬起来。就在此时，埋伏在高粱地里的一群人，一边高喊“杀鬼子”一边冲出来，正是俞小盘子和他的弟兄们。还没等这个鬼子反应过来，俞小盘子和他的弟兄们已将这个鬼子团团围住，一哄而上，手里的铁锹、铁锹、木棍等武器，就像雨点般地砸在这个鬼子的头、身上。不消几下，这个鬼子就一命呜呼。

为了不让鬼子发现，日后遭到血洗和报复，俞小盘子领着弟兄们在高粱棵里挖了一个坑，将这个鬼子的尸体往里一扔，填上土埋了。这个鬼子至死都没明白，自己是怎么死在寿县一带泥腿子

# 古城周边的防洪圩堤

赵阳

寿县古城东濒瓦埠湖，西临寿西湖。历史上，寿春人民为了抵御洪涝，在古城周边兴建了一大批保庄圩和生产圩堤。住在寿县古城里的人，凭借7147米的古城墙防洪。住在古城外的人，自古以来依靠构筑保庄圩保护家园，兴建生产圩堤保护农田。由于保庄圩、生产圩堤功能显著，体量巨大，顺理成章成为地标建筑，很多地方以此命名。

寿县古城东门与东津渡之间，过去居民为了防御瓦埠湖内涝，兴建了一座生产圩堤，距离古城约千米，被大家俗称为“二里坝”。二里坝下靠北有座村庄，绿树掩映，月季盛开，一圈充满莲花的花沟渠之与周边稻田分开，只有庄前一道拱桥通向坝上，供居民早晚进出。正是因为这座连接内外的小桥，人们习惯地将村庄称作了“二里桥”。

1991年淮河大水，寿县古城成为汪洋里漂浮的一个“小脚盆”。大水过后，寿县发动群众自力更生，把沿瓦埠湖西岸、靠近古城东侧的二里坝、东津渡、九里圩、陆湾圩等生产圩堤进行封闭加固，形成一条北抵护城河、南连淮河、总长达31.14公里的四级堤防。经过多年修整完善，目前等级提高到二级，防洪标准达到15年一遇。这条堤防联结前数九里圩最长，建成后就被人称作了“九里联圩”。

九里联圩的作用是防止江淮分水岭北侧泄往瓦埠湖的内涝。而古城西北的寿西湖属淮河行洪区。寿西湖一旦行洪，古城需要一道堤坝约束洪水减少损

失。聪明的寿县人民因势利导，依托丘岗地区的逶迤地势，在古城西南建起一道全长30.3公里的洪水隔离带，防止洪水串入护城河和瓦埠湖，当地人称“二道防线”。因其处在相对平坦的沿淮岸边，蜿蜒突兀，便又被人们形象地称作“牛尾岗堤”。

广西坟

在寿县炎刘镇境内，有一座埋着广西桂军抗日阵亡将士遗体的大墓。墓地呈矩形，东西走向，分两行排列，占地面积约1500平方米。这里埋葬的是桂军171师511团2营少校营长赖苍民、桂军172师司令部参谋萧凤岗以及该营300名抗日八桂子弟兵的尸骨，当地百姓称之为“广西坟”。

1940年4月12日，盘踞在淮南的日军第三次占领寿县城，并以此为据点，将魔爪伸向寿县东部、东南部大片地区。同时，为巩固防线，日军抓了大批民工，在毗邻瓦埠湖的小甸集、李山庙等地修筑碉堡、炮楼、据点，并以少量日军加上大批伪军驻守，控制东淝河、瓦埠湖以东全部地区，与国民党军隔河对峙，对寿县南部地区构成严重威胁。

1942年，与日军隔河对峙的国民革命军第172师已更新了武器装备，后勤给养也十分充足，看到河对岸日军的猖狂行径，愤怒得再也坐不住了，他们决定拔除日军设在小甸集、李山庙等地的日军据点。这项任务，交给了172师司令部参谋萧凤岗，由他代理516团1营营长，率全营将士前去拔除日军据点。

萧凤岗率所部隐蔽接近日军据点，在李山庙东北新庄子一带，征集民工于夜间开挖地道，壕堑，一步步逼近李山庙据点。之后，萧凤岗率主力强攻李山庙日军侵略军队部，日军龟缩于炮楼进行顽抗。数日后，日军增援部队分南北两路抵达。此役，击毙日军侵略军官一名、士兵数百名，日军伤亡数倍于萧凤岗营，故虽败犹胜。此后，日军只得从小甸、李山一带撤离，不敢再作据点，只能不时派小股部队骚扰。

李山庙一战，狠狠地打击了日军侵略军的嚣张气焰，迟滞了日军占领寿县南部地区的步伐，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李山庙一战，也让桂军172师付出惨重代价，516团、517团将士不惧强敌，浴血奋战，没有一个当逃兵，直至大部分壮烈牺牲。战后，当地百姓将抗日将士们的遗体装殓掩埋，赖苍民、萧凤岗各用一副薄木棺材下葬，其余桂军士兵均用6尺白布包裹埋下，集中葬在现今炎刘镇境内。此后，该墓地就被当地人称为“广西坟”，以此铭记桂军在寿县抗击日军的英勇事迹。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两座坟的故事警示我们，作为一名中国人，一定要铭记历史、勿忘国耻，以史为鉴，以史明智，知史爱国、知史爱党，踔厉奋发、勇毅前行。